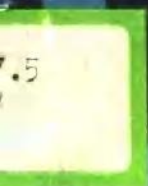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马秋芬 著

阴阳角

YING YANG JIAO



阴阳角

● 马秋芬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青年女作家马秋芬的一部力作。作者以生动、细腻笔触，描绘出我国少数民族鄂伦春的风土人情、生活习俗及大兴安岭色彩斑斓、粗犷卓约的风姿。作者着重表现北阀军一位将领的后代——苏白和流落我国北疆的坎坷经历和传奇式故事。描写他婚内与婚外的爱情生活，刻画出苏白和及鄂伦春人的生动形象和典型性格。

作者才思敏捷，文笔流畅，融传统与现代意识与一炉，具有较高层次的审美价值。

阴 阳 角

马秋芬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沈阳市黎明胶印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75印张 3插页 102千字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沈阳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400册

*

ISBN 7 5059-0703-4 / I·463 定价：2.20元



马秋芬在鄂伦春森林体验生活

作者简介

马秋芬，1949年生，沈阳人。1968年高中毕业后插队，1971年回城担任文学编辑。先后就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七期编辑评论班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。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等百余篇，曾出版短篇小说集《浪漫的旅程》。作品曾获省政府奖，并多次获刊物文学奖。现系专业作家。

从打走进这屯林子，他就东葱晃
着那点酒气，^{喷着同样酒气的}和鄂伦春人们一起像
发情的小狗似地犯混。再也~~没~~^没有
比犯混更美的事情了：人家无缘无故
^{往死里}打他，他也无缘无故地往死里打人
家；在一只~~烟~~^烟起的空洞^的欲火中，眼
睛里~~共同~~^{共同}喷射着无限的没有意义的快活。

有好几次他以为他^能和他被揍趴下
的小狗肯定一张无疑了，然而，随着
紫糊老蛟变成尿，^{（送到结子冰壳子洒雪地上）}他们又擦血，带
着一张挂彩的脸，狠劲地吐着粘
痰，悻悻地摸着伤分手。“全他妈酒是
^害~~害~~！是害牲！”他骂着，照样有人^在~~在~~
他剥皮子，雇他牵马，雇他劈^{（雇他陪死人）}劈子，
照样擀面，擀土豆子，擀老蛟儿。

作者手迹

第一章

花唇子马打了两个响鼻，声音又尖又浪，象个卖乖的娘们儿。挂着旧掌子的蹄子刨了刨树干。“嘭——嘭嘭——”柞木林子荡起了嗡嗡的回响。

“窝瓜！”苏百和嘟囔着骂了一句，觑起了两眼，透过疏密相间的林梢，他第一眼就看见东边天上的彩云，一块一块的，象一树熟透了的黄杏子。每当这颜色揉着眼睛，心里就痒痒的，鼻子便象公犴那样，吭嗤吭嗤地打着鼻息，胳膊腿绷着，踹掉染透腥臊和木香的犴皮，一挺身站起来，马和狗们也便浪里浪气地朝他发嗲……可眼下，意识里一出现树枝切割着的天空，五脏六腑都不得劲，怅怅的，象死了亲舅舅。倒是麻利地坐起来了，却愣在那。盖在身上的皮张，是头年打的一头大公犴，皮剥得相当完整，厚嘟噜的大，就是老婆没熟好，硬得象块老桦皮。毛针上沾着草叶，挂着霜花，他用大手在皮毛上摩挲着，眼前晃动起老婆那张象犴皮板子一样粗糙的脸。“山木坤，山木坤……”他叫着她的名字，掌心滑腻而又潮湿。

一只鸟跌跌撞撞地在头上飞过。他想起，他和老七白守了“塔拉”好几夜，连个山鸡毛也没揪下一根给老七看看，多少年来也没窝囊成这份傻相。头天夜里，好象在起风的时候，有几条黑影在前面鬼似地晃了晃，老七乍乎着：“来了！是马鹿？”

“叫个球！”他喝止老七，托着枪，却“砰”地一声，走了火。鬼影闪起一道黑线，刷拉拉荡起草声，转瞬便隐遁在林子尽头。

“娘的窝瓜！”他干脆袖起手，搂着枪和短柄猎刀，不知是骂他七弟，还是骂自己。他的枪法，在那些鄂伦春爷们当中也是数头排的，自从老七象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他的枪就中邪了，老是瞄不准。

老七的精神始终处于亢奋状态，他一点也不盼着发猎物财，只图希别让熊瞎子舔了就行。

淡淡的雾霭从林子深处袅袅地升腾。一只黑琴“噗”地一声，摇乱一丛枯草，笨夯夯地飞走了。他心里弥漫起许多旧有的欲望。他想卷一支烟，却摸到了犴皮酒囊，掂了掂，

“柴糊烧”还有半下子。这酒便宜，倒很有滋味。他掬进一大口，醇厚的老辣，使他僵冷的身子，顿时有了温暖的柔韧。他又掬了几口，才懒洋洋地卷犴皮。冲着树根撒了泡尿。

他想用脚拨醒老七，可却只是叉着腿站在那，盯盯地看着他。这小子太乏了，沉沉地歪在那，缩成一团，狍皮大哈裹着他，象一口袋麦子丢在地上。看他那模样，他有点疼他了。他蹲下身，看着七弟这张脸。酱紫色，方方阔阔，嘴叉子裂到腮帮上，是个吃四方的相哩。他太阳穴一鼓一鼓的，有点疼，娘的那只为他忘却已久的梳妆匣子，不知从哪里

蹦蹦一声蹦到眼前，里面藏着老爹发黄的相片，大盖帽，皮腰带，匣子手枪坠在后腰上。那是张方阔的大脸，方阔的大嘴，娘总是带着哀伤向他描绘爹：“那死鬼才威武哩，才体面哩，整个一副吃四方的相……”七弟是个遗腹子，却将爹那吃四方的相遗到了脸上。

“吃四方……”他念叨着，嗓子眼又发出公犴那样的声息，也许是在笑。“老七，七小子！”他终于用穿熊皮靴子的大脚，踢了老七的屁股。

老七醒了，阴湿的森林气息，远远近近的风声鸟鸣，使他打着寒噤，眼里筛出新奇的惊恐，噤囁着：“……跑来那老些狍子和马鹿，死围着，尽照胯裆那咬，咬得稀烂，心说：俺这小命算交待给鄂伦春了。没想到打个盹自个编个瞎话……”他自嘲地笑笑。

“狍子和马鹿，性善，不咬人。人咬人，也咬兽，人性恶。”他替七弟卷起狍皮说：“……娘的坟，真就叫风平了，叫草淹了？……”他是第十次或第二十次这样问了。

“是。地震那年……”老七第十次或第二十次向他哥解释。

他不听，是不是已与己无关紧要。他觉得，冥冥之中那个遥远的土黄色的惦念，已弥漫为虚无，融入浩浩渺渺的虚空，无所在，而又无所不在，随即心里感觉到一种凄凄的蛰痛。十几年了，他什么都忘却了；只清晰地记住了娘的最后的微笑。那是一种什么笑呢？裹着破旧的青布衫，散乱着毫无光泽的白发，长长的指甲，藏着泥土和辛劳，皱纹编织着奇怪的花样，把一张脸弄得干枯而丑陋。然后，用这一切努力地烘托着一个不知由谁主宰的微笑：他从来没看见过这种笑，似

安详又似凄楚。似满足，又似遗憾。似讥讽又似乞怜。无比的抽象、空灵，又无比的具象、繁泛。这微笑，使这一张僵硬的脸，那么美丽动人，也那么具有威慑力。他被吓住了。他知道，这不是娘的表情。这是死神在微笑。人生断裂的时刻到了。他庄严地伸出手，19岁的手指头已经十分有力而又粗糙了。他颤颤地与母亲脸上的皱纹告别。他摩挲着她的额头，爬在额上的三条扭曲的蚯蚓，是梳妆匣子里发黄的爹给她留下的：然后，他摩挲她的眼角和腮，这完全象一领破旧的炕席，每一条纹路里，都有庄稼地里的苦难，日晒、雨淋，欠收，吃不饱：他又抖抖瑟瑟地触摸她的脖子，这已经是一片干枯的菜叶子了，那每一条没有水分的叶脉，他都认定是自己留给她的。他有些懊悔自己太犟，爱跟有权势的人顶牛、干仗，让娘颠着干瘦的小腿，吓得死一场活一场……他僵硬地踹倒在地，向着死神的微笑，叩头。咸涩的液体润湿了嘴角。

为了送他娘，他是从专政队的黑屋里逃出来的。人家专他的政，不为别的，为的是梳妆匣子里那个发黄的爹。谁让他爹穿军装，戴大盖帽，屁股后头还吊着个匣子枪。老辈人讲，他爹舞文弄墨，动枪使炮，全是行家里手：骑马坐轿、杀人绑票全经历过，指头上戴过明晃晃的戒指，胳膊上挎过穿红戴绿的小老婆，早年那威威赫赫，风风流流的传闻，随着五黄六月的旱风，在庄稼院的地垄沟里到处哧溜。爹带着他的辉煌与暗淡，早已走进了苍朴的黄土里。而娘不仅象男人一样牵牛、扶犁、向土地索取威威赫赫的丈夫没有给足的希望，也以男人的宽怀承受着种种严酷的现实。“他撇了你！……”他曾不知从何而来一股愤懑，这样提醒他娘。正纳着的鞋底

子在娘的手里凝住了，旋即，鞋底子带着一股风，向他狠狠地煽过来。他那柞木疙瘩似的肩膀头子，将娘的手硌痛了。娘愣了愣，叹了口气，打开梳妆匣子。那匣子是枣木刻的，沉重而又精细。岁月的抚摸，已将棱棱角角变得圆润，闪着暗淡的柔光，每条花纹都似乎带着上个世纪的回忆。她看着停留在暗黄色照片上的爹。“他那时是北伐军，”娘说着将手上的照片放远些，又放近些，“满河北陶馆，哪个不知这死鬼的斤两？这一方，因了他抖儿神哩……”娘摇晃着头，亲亲地，怅怅地，盯着那发黄的年轻英武的男人：“北伐的队伍打散了，他跟上冯玉祥的队伍。那种年月，一个单脊身在外闯世界的男人，唉……直到那女人死了，他也老了，才又想起恋老家这块黄土，生了你和老七，他就早早地走了……”娘说到这，关上枣木匣子，老手继续不停地打磨那光滑的花纹，正色地说：“你爹不疼咱娘们儿，我恨得牙根痒。可说到底，那死鬼并不象外面乱放的狗屁那样喷香，也不那样腥臭。你是他儿，通身流着他的血脉，要是屈待了自个儿的老子，天理不容呐……”娘的话，铜锤般敲击着他年轻的心。他信服娘。娘是一块生铁，日子是一枕铁砧，凄风苦雨，世态炎凉，早将娘左锻右打，使她化为一股暮秋里泼皮的大风。这股风较量着霜降，较量着狗吠，较量着一次又一次日升月落，为他灰暗的茅屋，门前的老槐、鸡群、鸭帮，增加了不可替补的温情；也使他幼嫩的心灵，混沌初开，娘是他心中唯一的哲人。他的两只有棱有角的手，按在了枣木匣子上；他记住了，里面那个不为他所熟悉，也不为他所陌生的发黄的爹，不象外面乱放的狗屁那样喷香，也不那样腥臭；他是给了他血肉，使他站立在黄土之上的老子。从此，他觉

得郑重和长大起来。从此，在他身心的深部，有了一个深沉的埋藏，那虚无中的若隐若现，真切地连结着他的肢体和灵魂，真切地连结着天空和大地，连结着变幻莫测的葱茏与萧条。他感到了自己位置的确定和天赐的命运。从此，他种下了无法转移的那发黄的念记；也便不再提起爹，而让他安歇在内心的深井。

也许是天旱的缘故，突然间天下大哗，沸沸扬扬地时兴起群众专政，趟了几辈子地垄沟的人们，一夜之间变成了发情的骡马，眼睛闪动着尖锐的光彩，嗓子眼痒痒的，老惦着喊点什么，才能将那不知从何而来的欲火发泄殆尽。于是，欲火中烧的人们，想起了他那发黄的爹，想起了枣木梳妆匣子，遗憾的是他那有声有色的老爹，似有先知指点，早早就化为一撮黄土。这岂能算完？人们带着闪着尖锐光彩的眼睛，愤然地闯进他家茅屋，从娘那双青筋爆鼓的大手里抢走了枣木匣子。在那一方安全漆黑的小天地里，度过了多少太平岁月的爹，倏忽间被抓出来示众！他看了一眼笼罩着耻辱的黄照片，只看一眼。可是心上却中了箭伤。那既不熟悉，也不陌生的年轻军人，两脚朝天，身上压迫着血红的“×”，屁股后的枪口，无力地朝向天空，象一个很丑的花瓶。这穿着北伐军服的爹，象鬼一样在他眼前闪烁着，一会狰狞，一会卑琐，一会又象羊羔子那样哀哀怜怜。他心里顿时涌上了仇恨。完全是空洞的咬牙切齿，恨天、恨地，恨发情的骡马一般的人们，也恨那溶进空茫之中的爹。“狗日的！我操你们祖宗！……”他象疯狗那样窜了起来，似乎是先拎起门后那个恶臭的尿桶，向人们泼过去，又操起一个什么铁家伙砸将过去，尽管他19岁的骨骼里充盈着兽一样的顽劣之力，可是

最终还是象只鸡似地被人们结结实实地捆着，丢进一个黑咕隆咚的去处……当娘的脸上绽出那死神的微笑时，他到底逃回来了。他不敢在坟场给娘掘个墓，他不怕骂“操祖宗”也不怕那些人的混杀混打，他怕娘受惊。因此，只等夜深人静，他用破被包好老娘，包袱里捆上枣木梳妆匣子——发黄的爹没了，还有一把掉了齿的木梳。他想放把火烧了这座有着他无限温馨、无限凄凉的茅屋，可是15岁的老七，黑壮驹子似地立在门框旁，这小子虽生一副吃四方的脸，命却不济，只会傻不愣地滚落泪碴子。他脱下黑棉袄，扔给老七，抱起僵硬的娘，带上一柄老镢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“娘！”他听见身后老七在叫，咕咚一声，大地抖了一下，料是老七跪下了。“六哥——”老七哽咽着，声音悲戚、惊惧而又黯小。他脚下一顿，仍然没有回头。他知道，身后瞬间就会追兵遍野，他和娘瞬间就会化为碎骨和肉泥。为了活着，他必须永久割断他与茅屋，与屋前老槐，与脚下的黄土的丝丝缕缕的关系！大脚片子飞快地扇动起来，老七的哽咽声渐远渐淡，沉落在那最早的一声鸡鸣中……

大地上耸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包，给一个平淡的人生打上了一个草率的句号。“苏百和，苏百和！”他心里叫着自己的名字：“把名和姓丢在这里吧……”他的心空了。空阔又是另一种充实。他觉得自己是一只野狼。没错，是一只野狼。他撇了老镢，不假思索地向前走。不是走，是逃窜。象野狼那样，夹着尾巴，血红着两眼，耳朵竖着，以一颗阴冷的心，感应着大地的颤动和风的声息。他快奔了很久，才意识到前面的方向是向西。向西，可以。任何一个方向，只要脸向着它，对于他来说，就都是一样的。

他就一直向西。

.....

日子象纤夫一样，将他拉向西边，他幽灵一般转悠着那里的春草、黄尘和深秋泛红的晚霜，又被象一样的旋风吹向了北边。那是牙齿将寒冷咬得咯嘣响的极北——鄂伦春大森林的北方。十几年转息隐遁，他早已不是一只招人怜惜或招人唾弃的野狼。他靠男人的血气和能力，借着无所不在的大森林之魂，拯救了自己。他认为自己是一头公犴，公犴一样的男人。“山木坤，嘿，我是一头公犴吗？”打围下山时他常这样问他的老婆，他不必听到回答，自己那糙巴巴的声音，震得森林嗡嗡直响，这就够满足的了。老婆则在狗们的簇拥下，替他御下皮张和兽肉，将茸角叉在肩膀上，说：“他爸，你是公犴头上的干叉角，一对阴阳角！”他觉得山木坤说得很带劲，让他心里舒服而又沉重。这是一个男人过日子应有的感觉，这感觉，使他与这里的每一块山石，每一碗腐叶，每一根树杈子都粘连起来。因此，大森林以外的事情，似乎都发生在几个世纪以前，远远近近的兽鸣和一场接一场的大雪，早把记忆清洗得干净。脑子里空泛得不再有任何思想，他完全觉得自己就是一匹马，一条猎狗，一杆好使的枪。甚至觉得和那些公鹿、母熊，和汪着水的塔头甸子，和蚊虫小咬，和柴糊老烧，也都是一样的。万物包容着他，他也就是一切。

可是，不曾料到老七突然冒了出来。

那天，他打猎归来，就觉得莫名的奇怪，他远远地驱马而来，觉得他家那结实得象石疙瘩似的房子裁歪着，左看不对劲，右看也不对劲，好似一只受了惊的撅屁股榛鸡。他以

为是山木德大哥又来捣乱，说不定柴糊老烧让那爷们儿的膀子犯贱，弄折了它的几根椽子？……山木坤将袍子大襟掖在腰带上，风一样朝他旋来：“他爸，妮子们的七叔来了！”
“啥？”他问，仿佛她说的是老客们从此不再收茸角，或者林子里犴达罕从此死绝了，他压根没懂。

“妮子们的七叔、老七、你七兄弟、苏白勤……”山木坤吃力地说。

“……？”他的两眼睁成了两个包子。

“……打河北来的！”山木坤拉住了马笼头。

他听到一阵嘎巴嘎巴的声音，那是来自心灵悠远的冰裂声。一个依着门框，傻不愣地干掉泪碴子的黑忙驹子，一下子蹦到了眼前。随即，干巴热的夏季旱风，热乎拉的高粱叶子、冒烟的黄土道，大石碾、老槐、茅屋……都潮水般涌来。他有点晕眩。

“操！……”他下了马。

男人和男人沉默着喝酒、抽烟，偶尔对望一眼，再将眼光移向别处，啥也不说，就彼此知道心。老七对付犴皮酒囊里那老烧的气派，已经相当老练，不多不少地呷一口，“咗——哈——”声音绵长而有韵有致，足使这林子里增加一种音乐感。仿佛吸进去的不是浓烈的液体，而是将他六哥让人无法想象的狂野的日子，整个地抽了进去，然后经过他五脏六腑的怜惜，吐出来的是带着恩典的慨叹。他一点点地嚼着肉干，凝固的野兽脂肪和肌腱，散发着强烈的土腥和醇厚的香味，这味道他虽头一次在这山野里尝到，却觉得心里已经很熟。当他得知六哥苏百和已在极北的大森林里成了能骑善

射的鄂伦春驯马，这种土腥和醇厚的气味，在梦里都折磨他。哥就是在天边那朵云彩上，他也要找把登天的梯子，爬上去看看他。

“……昨晚什么物儿，眼象红灯似的……”老七心里在想着前几天刚见面的那个女人，粗糙的面皮，泛着和秋天山野一样的干燥的赤红，喘气里一般烟子味。六哥被大风刮走了18年，原来就歇息在这个穿袍子的老女人脚下。他这样想着，却说昨晚的“物儿”。六哥和山木坤嫂都管猎物叫“物儿”，语气里带着一股疼爱 and 亲昵。

“傻狍子眼。”苏百和说，“狍子的眼是红的，熊瞎子的眼也红，红和红可不一样……”他喝着糊柴烧，身上自在了，瞭一眼老七，这小子牙很白，头发茬子也乌油油的。中原的高粱米把他喂得魁实而有几分俊秀。他眼前又出现茅屋、老槐和热燎燎的太阳。他咳嗽了一声，说：“鹿的眼是白的，象100度的白炽灯；狼的眼瓦蓝，和我这帮狗子的眼不一样，狗子眼是绿莹莹的，晚上在我身边穿成一串子……”

不知什么在远处叫了一声，吓了老七一跳。伏在猎马旁边的老丑第一个机警地扬起头，示威似地叫了起来，花子和大青它们立即响应。昂扬而嘹亮的狗咬，一阵阵地惊飞着鸟群。生命的骚动和喧嚣，冲撞着柞树林。苏百和的眼睛里，刷地闪过一道雪光，他一下单腿跪地，伸出一只手向狗们飞快地一按，瓮声喝道：“住他奶奶的！”狗们即刻敛声屏息，象主人那样支楞起耳朵。山的一端传来风声，树干被什么碰撞着，叶子松脆的碎裂，象远处翻腾着海潮。他脸上立时涌上一种庄严的肃穆，飞身跃上花唇子马的背上。“犴达罕！”他说，“没准是个枪漏子！”他将猎刀飞快地按进鞘里，脸

颊子严峻得发青。马向沟岔子奔去

老七愣了一刻，脊梁沟子先沁出了冷汗。在他看来，六哥的青脸板子比森林深处传来的声息更瘆人。他早翻到黑马背上，弓着腰，紧咬着花唇子马的后屁股跑。上山一天一夜，也许令人过瘾、令人担忧，或者是追悔莫及的时刻就在眼前了。六哥在起伏的马背上端着枪，竟象一尊凶残的雕像。他死盯着那个枪口，惊惧而又急切地等待着一声炸响，等待着一个壮烈的结局。

花唇子马被主人猛地勒住笼头，扬起前蹄，嘶哮着直立起来；枪手机敏地顺势弓身站起，脸颊擦着鬃毛，凶残的目光越过马耳丫子，迅疾地扫荡着林子深处每一簇明亮和幽暗。马垂下前蹄，立住了。枪手仍有力地踩着生铁镫子，雄伟地站着，枪象焊在他裂着大口子的糙手上。

林子边象风在低沉地哼着。大树小树扭动着枝干，发出轻佻的合声；风尽染着奇怪的色彩，使森林变得忽明忽暗。然后，一股沉重混浊之气，从远处绕开大树，缓缓地袭了过来。枯叶纷纷坠落，枝干也象被什么撞疼了，沙哑地叫起来。

“哼哼，是你，老犊！”苏百和的枪仍焊在手上，眼睛里凶残的坚韧地被撞了一下，只剩下放大的惊愕……老七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上来，两手牢牢地揪着鬃毛，“快！六哥！……”他看清了，一股风，托着一个老大的“物儿”，从矮树棵子后面闪了出来。那“物儿”仿佛曾经历过无数次森林的变迁和生命的角逐，而显得遇事不惊。它咔嚓一声撞折一根树杈子，然后扬起头，头上的两只干叉子角，象两棵结实的小树，曲里拐弯地拧着劲，带有一种挑衅性：眼睛极大却混浊，流露着宽容和悲哀。毫无疑问，它早觉察了猎人

和他们的马匹，不知是老了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它没有玩命地逃窜，它只是老态龙钟地转过身去，四蹄有力地踩着腐叶，森林和大地又一次震颤着，似乎夹着它悲壮的慨叹。它的庞大的躯体蹭着树和蒿草，仿佛为一种深情的怀念拖累着，凄惶惶地在找寻着什么……

“阴阳角？”苏百和惊叹道。

“啥？”老七牙帮子打着颤。

“阴阳角。”苏百和冷冷地说。

老七也瞄上犄头上的角，倒是很怪，一根象高树，一根象矮树，很丑。

“屁股蛋子上还有肚脐眼……”苏百和叨咕着，隐隐感到兴奋。

“啥？”老七更为不解。

“疤。”六哥不耐烦地说，“开花的枪疤，没见象个肚脐眼子……”

真格的，那老犄憨拙的腓片上，一块碗大的浅黄色的凸起，象一朵打了结的绳疙瘩。

犄达罕扭了一下头，一对很丑的阴阳角象干柴禾棒似地抢了半个圈，它警惕地瞥一眼前面的敌人，刷地竖起头上那两只干叉子。这对畸型的武器，立时象淬了火，象通了电，象在磨刀石上刚刚打磨过，闪现着一道看不见的寒光。

老七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掉出来，这不知是急的还是吓的。在老家大平原上，从草棵子里逮一只草鸡儿，都是件稀罕事，如今跟上他六哥大白天撞上个“大物儿”，这是天爷爷赏脸。他牙帮骨磕着响，死盯着那枪口。唉呀，六哥的枪大概得了霍痢拉了，连个干屁都放不出来。“快搂火！搂它